

感受精准扶贫给穷山村带来的天翻地覆之变,倾听脱贫后农民的新愿景

35年后,新华社记者再访贵州“苦甲天下村”

1985年,新华社记者走进村
民罗启朝家,发现他家已经断顿,
全部家当充其量值百把元钱。35
年后,新华社新一代记者再访他
家,罗启朝的儿子罗招文今昔对
比深有感触,“腊肉吃得不想再吃
了”“家产加起来应该接近百万”
“30多年间,农民年人均收入
从3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1万多
元。”但村支书文正友并不满足,
“海雀村海拔高,一旦发生倒春
寒,农业产业发展就会不稳定”

本报记者段美菊、王新明、崔晓强

1985年,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走进乌
蒙山区滇黔交界的一个高海拔山村。他采写的报
道反映了一些村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如
“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
生活再苦,村民也“无人埋怨国家”,部分干
部却对他们的疾苦麻木不仁。村民的贫苦、淳朴,
基层的官僚主义,经新华社记者反映后,引起了上
级重视。
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贫中之贫、“苦甲天下”
的村,就是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彝族
苗族乡海雀村。
2020年,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摆脱绝对贫困的
冲刺之年,新华社贵州分社新一代记者几度访问
此村,感受35年变迁。

再访当年“断顿借粮户”

从贵阳市区到赫章县城,高速公路畅通,只需
3小时车程。而在35年前,几乎要从早开到天黑
掌灯时分。
从河镇乡正在修筑新公路的小城镇出发,约
20分钟车程后,就来到海雀村。一条条爬坡上坎
的水泥路通组到户,民居、庭院收拾得整洁干净。
村头前的沟谷里,有一组名为“海雀记忆”的模拟
实景展示。
从权权房、茅草房到土墙房、石墙房,再到如
今灰瓦白墙的黔西北民居,实景复原的“五代房”,
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的变化,也成为如今参
观者的“打卡地”。
海雀村的村史展览上,陈列了35年前,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仲勋同志对
新华社报道的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
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
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
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
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
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在村口“海雀记忆”里,一栋简陋的“权权房”
前,立着一个老人雕塑,她头上盘着高高的发髻,
手持一个空勺子。老人的原型是安美珍,2018
年,98岁的她告别人世。
当年,刘子富来到她家时看到,安美珍大娘瘦
得只剩下“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4个人只有
3个碗,已经断粮5天”。
如今,安美珍54岁的儿子马正安和妻子,住
在山坡上一栋经过危房改造的房子里。身材单
瘦的他勤劳生产,当护林员、喂牛、种土豆。家里
虽已退出贫困户,但仍继续享受一些扶贫政策。
刘子富当年在材料中,反映了彝族社员罗启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海雀村的居住变迁:左上图为权权房、右上图为土坯房、左下图为石墙房、右下图为黔西北民居(图片均为2019年7月25日拍摄)。

本报记者杨文斌摄



▲拼版照片:上图为2019年7月25日拍摄的乡海雀村披绿的山坡(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杨文斌摄);下图为20世纪80年代海雀村石漠化严重的山坡(资料照片)。

公益诉讼“亮剑”,有力震慑海洋环境犯罪

(上接5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经济利
益驱动,当地群众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
直接破坏海洋林建虾塘,84.6公里的海岸线上遍
布高位虾塘,面积多达1738亩。
“这些虾塘通过抽取海水来养殖鱼虾,为了
节约成本,他们直接将养殖污水向近海排放,造
成周边土地盐碱化,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环
境。”乐乐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邢默
洪说。
检察机关瞄上了这块“硬骨头”,但“啃”下它
的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中央环保督察两次向当
地政府反馈情况!”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顺华在介绍办案背景时如是说。
难度大一方面是因为收益大,据介绍,一亩虾
塘的收入一年就将近100万元,因此,水产养殖户
对退塘还林抵触大,甚至强行阻挠;再加上地方政
府缺乏资金,只对违规虾塘进行结构性破坏,没有
持续跟进,造成被破坏的虾塘不久后又又被养殖
户复建。
乐乐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查研
究后,形成专题报告。在争取到该县主要领导支持
后,于2019年4月12日分别向乐东县自然资源
与规划局、九所镇政府、农村农业局、生态环境
局等部门,发出13份检察建议书,要求相关行政
部门联合整改,推动拆除沿海6个乡镇辖区内246
个近海违规虾塘。
2020年7月,检察官在“回头看”中发现,虾塘
复垦、复绿面积不足,拆除垃圾也未清理,于是就

这些问题形成调查报告,并再次得到县委县政府
支持。目前,整治修复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刘本荣认为,检察机关办理乐东沿海高位虾
塘公益诉讼系列案,是“告政府”之外另一种非常
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
“这一系列案件的办理,为其他沿海市县整治
高位虾塘养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刘本荣说,
“我们的办案理念是‘双赢共赢多赢’,助推政府去
解决一些公益侵害的顽疾”。

“其实,国外对中国检察官提起那么多公益诉
讼很吃惊,疑惑是不是他们净挑一些简单的案子
来凑数?我发现并不是!”龙迪感叹。

共同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之道

海洋公益诉讼绝不是“一诉了之”,主要目的
还是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自2018年10月23日起,海口市12345热
线平台陆续接到市民11次举报,称有运泥船在恒
大美丽沙附近海域倾倒垃圾。对此,海口市海洋
与渔业局在平台的回复均是查无此事。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永兴海洋检察室,
通过对接12345热线平台发现上述举报情况后,
于2018年11月通过无人机三次巡查,拍摄到有
运泥船非法倾废。
视频显示,运泥船从临时码头开出1海里左
右就开始掉头,掉头时船舱底部打开,一边行驶一
边倾侧,船后泛起一条黄黄的水带,夹杂着一些塑
料垃圾漂浮在海面。
专家意见认为,非法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无
法从海底清理出来,即使清理也可能造成二次破
坏,只能评估其造成的损害,请求违法行为人赔
偿实际损失,然后再将这笔钱用于生态修复工
作。

为此,针对海南中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等主
体非法倾废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2019年
11月1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海事法院提
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0年3月26日,一审法
院判决被告支付修复费、鉴定费等907万元,中
汇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对我来说,这个案例的亮点不是900多万
元的罚款,而是面对公民举报,如果有关部门
不作为,还有一个保障在检察官那里。”龙
迪说。
欧洲环保协会一行考察三亚期间,专程乘坐
渔政的执法船,在海上颠簸了4个小时前往东
罗岛。这是一座岛体呈南北走向,长约550米、宽
约280米的无人海岛,岛上植物种类共53科113
类,生态系统脆弱。

朝家的情况:走进罗启朝家,只见他妻子梁友
兰满脸愁容地待在家里;去年因低温收的粮食本
来就不多,又还债200多元,现已断顿了;她丈
夫只好外出借粮,至今不知有无着落;记者看了
他家的全部家当,充其量值百把元钱。

2020年4月的一个晚上,记者找到罗启朝
的儿子罗招文。老房门口摆着一辆三轮车,房
梁上挂着几大串腊肉。56岁的他,还记得新
华社反映的情况引起重视后,上级给海雀村拨来
救济粮,他跟着到镇上背粮回村、推石磨碾米
的情景。

如今,父母都已去世。今昔对比,罗招文深
有感触。自己小学3年级没读完,因为“家里太
穷,5角钱都出不起”。“当时全家可以说是一
无所,现在米饭有了,肉也有了,腊肉吃得都不
想再吃了。”

老罗在村里担任保洁员,每个月都领工资,
老婆养牛,2个儿子在广东打工赚钱。现住房
子是2004年修的,马路边还有一栋2014年修
的新房子。
“家产40万元左右?”记者盘算一阵后问。
“不止啰——”老罗不服气地说:“单说新房
子,出60万元,我不会卖。”他认为,现在家产
加起来“应该接近百万”。
他带领记者来到紧靠村路的新房。房子已
经装修好了,里面有8张床铺。他说,已和旅游
公司签订了协议,将来用作民宿。正因如此,他
看好新房的“升值”前景。

曾被贫困户轰出家门

当年材料也反映一部分干部,对农民的疾
苦不关心、麻木不仁:比如海雀村距恒底区委12
公里,区干部对这个村的贫穷状况也知道,但就
是没有认真深入了解、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脱
贫。
海雀村的贫困问题和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
问题,经上级领导批示后,在贵州省引起了震动
反思。

站在海雀村高处,苍茫林海一览无余。而
在35年前,这个苗族、彝族杂居的多民族山村,
水土流失严重,“山上光秃秃,地里粮荒荒”。
当时,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及
改革开放,中国很多地方农村面貌已经发生喜
人变化。但在一些偏僻的贵州山区,温饱问
题仍然存在。海雀村村民陷入了“越穷越生、越
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面对生态恶化怪圈,1988年,以“开发扶
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
建立。
曾“四粒救济粮”、被称“老愚公”的老支
书文朝荣,带领村民植树造林。如今,“万亩林
海”遮天蔽日,林业收入成为村民增收渠道之一。
“2002年全村通电。以前村民听不懂普
通话,2007年左右,上级给农户发电视机后,大
家才跟着电视学普通话。”身为全国人大代
表的村支书文正友回忆。他是已去世的文朝
荣支书之子。

精准扶贫开展后,河镇乡被认定为贵州20
个“极贫乡镇”之一。海雀村有村民260户99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220人,2016
年,全村脱贫退出“贫困村”。2020年,全
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清零。“村民日子过得越
红火,我心里越踏实。”从赫章县建设局下
派海雀村担任第一书记已经3年的孙志勇说。

在帮扶一户贫困家庭时,孙志勇曾被轰
出家门。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去了,就这样反反
复复做工作,终于得到理解。现在这户村民家
每年可分红4000元。孙志勇说,知道村民关
心、揪心的事,把村民的柴米油盐放在心上,
他们才会逐步认可你、信任你。
2018年,县政府办副主任张宁下沉到双
河村担任第一书记,第二年全村退出贫困村。
他2020年上半年患病,却一直瞒着大家,继
续完成剩余绝对贫困人口清零、巩固脱贫质
量任务。多次劝解后,张宁终于同意撤回。“他
还认为自

己做了‘逃兵’,眼泪哗哗掉下来。”乡长文
瑜介绍,大家都被他感动。

扶贫工作如何不止于“输血”,而是“造
血”?扶贫业绩如何经得起历史检验?2020
年4月记者在河镇乡随机旁听了一场迎接上
级评估的动员会。

会议首先通报了对违反工作纪律干部的
处分,然后警示与会乡干部,实事求是干好工
作,“绝不能干扰评估,不要用本地方言暗示
诱导农民”。

这一年,河镇乡70%的乡干部下沉到村,
开展脱贫攻坚冲刺补短板。2020年8月,记
者再次碰到了文瑜,风风火火地向记者坦言,
自己暗中将生日祝福献给了“高质量脱贫”。

找个长期能端的饭碗

1994年出生的朱永江,大学毕业后回到
村里,参与旅游开发。他记得,小时候,除了少
数青年到附近铅锌矿挖矿,其余人基本在家务
农,就业渠道狭窄。现在,全村大部分劳动力
在沿海打工赚钱。

2020年8月,当记者再次来到海雀村
时,罗招文站在一排穿着鲜艳少数民族服装
的队伍中间,笑得非常灿烂。他披着一条花
边黑色大氅,胸前捧着“11号民宿罗招文
”标牌。

原来,海雀村已经被贵州省确定为干部
教育基地之一。当天,新的一批学员到了,他
们将分散居住在具备民宿条件的家庭。

依托万亩林海和民族风情,海雀村正大
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12月初,罗招文
拿到今年民宿收入1万多元。

“村里变化最大的是基础设施,目前,水
电路讯已实现全部通、全覆盖。”脸庞黝黑
的文正友,从食用菌大棚、矮化苹果到养鸡
场、服装厂再到旅游,把村里的扶贫产业,向
记者挨个“数”了一遍。

有的产业属“短平快”性质,近几年得
到不少政策资金支持。“30多年间,农民年
人均收入从3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1万多元。”
但文正友并不满足,他渴望能打造长效产业。

“海雀村海拔高,一旦发生倒春寒,农
业产业发展就会不稳定。”怀有忧患意识的
文正友直言,有些村民仍然存在返贫致贫风
险。

他经过调查认为,本村可以发挥地缘优
势,建设农产品批零市场,这样村民、村集
体都可受益。“当有村民返贫时,村集体可
以拉他们一把”。但也有当地人认为,附近
不太有农贸市,可能存在重复建设的风险。

记者在村里随机走访一些农家,发现35
年过去,这里依然有着“不向政府叫苦”的
淳朴传统,但还是有一些公共服务难题需
要破解。如一些农民没有儿女,他们现在生
活没问题,未来养老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困
难。

村民王建忠两口子没有小孩,靠种地和
养牛养马生活。王建忠的妻子笑着说,只怪
自己“年纪大,没文化,不能外出打工”。刚
从山里用背篓驮草回来的王建忠担心:“等
我们俩老了,干不动活路了,谁来给我们养
老?”

2020年上半年记者来访时,发现海雀
村很多农家都停放着三轮车。打听后得知,
现在村里没有幼儿园,需大人用三轮车等
接送送到外村上幼儿园,占用了劳动力,耗
费了买车支出。
村民们普遍重视教育。他们认为,海雀
村历史上贫困人口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贫在教育。村民王永跃两个孙子分别上初
中、小学。“我经常给他俩讲,要好好读书,
不读书就没有出路。”

记者近日了解到,海雀村幼儿园建设已
获县建设批复,但选址还没确定。
就在不久前的11月23日,包括赫章在
内的贵州9个县退出贫困县。至此,全国832
个贫困县,按现行标准全部脱贫出列。中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迎来告别绝对贫困的
标志性时刻。

编辑刘梦妮

如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在
云南提起的绿孔雀案,就是想在水电站没
有建成时制止项目,避免濒危物种的生
存栖息地被破坏。

“但我国社会组织目前只能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所以诉讼打得非常艰难。如果检
察机关能够与社会组织合作,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就可以沿用现存的30多部环保法
规,打官司难度会小一些,效果也会更好一
些。”吴凯杰认为。

我国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正在起步阶
段,但探索从未止步。陪同欧洲环保协会
一行来海南考察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
检察厅主办检察官邱景辉认为,新的刑法
修正案(十一)将环境影响评价造假入
刑,《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县
级以上地方政府出台重大公共政策,需进
行环境风险评估也明确提出要求,检察机
关可以据此提前介入,监督行政机关行政
决策方面的问题,做一些预防性工作。

邱景辉透露,在公众参与方面,最高检
正在谋划打造“公益志愿者互联网+”的
平台。
“这个平台能够让所有关注公共利益
的人,用小程序直接给检察院提供线索”,
邱景辉介绍,“公益志愿者专业团队将对
这些线索进行评估,筛选后根据管辖权再
流转到各个办案部门,案件办理的效果也
将由公众评估。”

编辑刘梦妮